

混沌

混沌初開

彭燕郊近作I

Pengyanjiaojinzuo I

Chundunchukai

1996 / 长沙

初開



968772

序

公 刘

1.

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，我在学习新诗的道路上刚刚起步，彭燕郊已经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诗人了。这个历史事实，就注定了我永远是他的小兄弟，兼之我们又有着近似的人生经历，读他的诗，写关于他的文章，要求完全摒绝感情色彩，是几乎办不到的事。这是我首先乐于承认的。

其次，还必须指出，以燕郊的品格、气质、志向和审美追求，成为“七月”的一员骁将实是十分正常的事，而此后的坎坷碰碰，颠沛艰辛，也实在是十分正常的事。这不是宿命论，是唯物论。道理很简单，有权的大人物头脑中的“物”，正是无权的小人物生活中的“命”。

选择诗，是需要勇气的，因为诗是不祥之物。我和燕郊由通信而相识，其“中介”便是这个非吉祥物。

我们的初次会面，是在1990年11月18日，距离我记住彭燕郊的名字，整整半个世纪了。

相见恨晚。

事先有朋友透露，说他最近完成了一部大作品，历时三度寒暑，可谓呕心沥血。见面后，我立刻要他拿出来让我欣赏，他答道：会让你批评的，但不是现在；原稿打印去了，可

以不花钱，而且质量特别的好，像书一样，当时我暗自一笑：还不就是图省几张“大团结”么。但我到底不曾说出口，因为我同时想到了自己，换了我，也得打一打“小算盘”的。谁教中国诗人活到这份儿上了？！

我站起来参观他的“府上”。格局有点奇特，三间相连，仿佛一串糖葫芦。一了解，这原本是办公楼，因为住得太挤，隔断改造为宿舍的，当中最窄的所谓“客厅”，原是办公楼的走廊——这自然又是中国人的思维定势：穷则变，变则通也。

到处都是书，有的索性堆在了地上。他同我一样，爱书。足见彼此彼此，这辈子是“输”定了。桌上摆着一帧不知从哪里剪下来的外国人的肖像，唔，是奥克塔维欧·帕斯（Octavio Paz），新近宣布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墨西哥诗人。“我喜欢他的诗，你呢？”燕郊问我。不等我作答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他不断地突破自己。”

我只是点头，我的心和眼睛，还不大适应这室内的幽暗。瞧！这就是彭燕郊劳动（写诗、译诗和编诗）的场所！典型的中世纪的作坊！

那时候我还没有读到下述的出自帕斯之口的一段言论：“诗人写人类的情况。——一个作家要写得好，而且必须是社会的批判者。我的目的有二，一是做诗人，一是批判社会。”假如我当时就知道帕斯有过这段诗论，我将会对他建议：你应该邀请帕斯来做客，听听他怎样描写你、人类一分子的情况。（帕斯的话引自1991年第一期《读书》杂志，梯姆：《纽约传真，帕斯谈诗与社会》）

2.

1988年4月28日，我写过这样一首诗，题目是《每当我陷落于骚动的人群……》，发表在后来停刊了的《海内外》第三期（上海出版）上。很短，照抄一遍罢。

每当我陷落于骚动的人群，
立刻感到孤独与郁闷；
一旦周遭冷寂，万籁无声，
连树叶上的风儿也犹自未醒，
我乃爆发强大的生命力，一如
奥林匹斯山上的尊神。
我相信，唯有0是无限大，
而最小单位当数恒河沙尘；
诞生既不意味着增殖，
灭亡也并非等于消殒。
我猜想，不忧其忧，不乐其乐，
正合乎天地之本心；
卵一般完美且高贵的是
浑沌、浑沌、浑沌。

这首诗的写作是在注明日期的那一天，然而，它的酝酿就说来话长了。一言以蔽之，许久以来，我就觉着，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尤其作为一个天生百倍敏感的诗人，活

得实在太累，肉体累，心灵更累。写这首诗，便是为了吐一口气，喊一声累。怎样解除这种窒息人的超负荷的疲劳感呢？我不知道，至少是不确切知道。我也曾像不少朋友们那样，想到过诸葛亮的“宁静”、“淡泊”，想到过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，当然更想到过老子和庄子们留给后人受用不尽的大智慧……对于营营于眼前耳边的熙来攘往，“争名于朝，争利于市”，我打心眼里感到厌恶。我丝毫没有鄙薄群众和不食烟火的意思，这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 ABC 还是牢固的。尽管我不止一次的亲眼目睹，当大多数人被极少数自私者所愚弄的时候，同样能干出骇人听闻的事来，伟大的疯狂，或者倒过来说，疯狂的伟大。然而，凭心而论，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，不过是人群而已。马克思学说的支撑点之一，是尊重群众的主人公地位与首创精神，反对一切将千百万劳动者当作群氓的非历史观点。这自然是绝对正确的。而我们过去的“运动群众”，恰恰是打着 95% 的旗号，损害 95% 的利益；恰恰是把 95% 当作了群氓，并且有意识地、积极地制造群氓。这样一来，所谓的集体主义也就滑向法西斯主义的集体意志（长官意志）了。我想，之所以会有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浩劫，之所以会产生“四人帮”这样一具政治怪胎，大概从中也可以找到一部分原因。

柯灵先生在为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（1937—1949）散文卷撰写的序言中，发表了许多警辟的见解，其中有一段话，我很赞同。他说：“从个人的发见到阶级的发见是一个进步，符合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，个人的消失却是一种倒退，退回到

近似的封建宗法秩序中去。”柯灵先生有感于“何其芳的经历最有代表性，却也最引人深思。”他“深思”的结论是：“至于文学创作，完全是个人独立的精神劳动，没有个人，没有个性，也就没有文学。‘我已经消失在他们里面’（何其芳语），恰好就像恩格斯给明娜·考茨基信里所说的那样：‘个性完全消灭到原则里去了’。”

我认为，柯灵先生的“深思”，也应该触发我们的“深思”。

联系着新诗的状况，前几年有人在诗歌理论与诗歌实践中，倡导“走向自我”，“写你的内心世界”（这本来是对长期统治诗坛的“大我论”的正当反拨，可以理解），不幸走火入魔，变成了纯粹的孤芳自赏和鄙视人民，不仅疏离和割断了同社会的血肉联系，甚且疏离和割断了同自然的血肉联系。这肯定是真理多走一步乃成谬误。如今大不同了，因之，我又有了新的忧虑，我不希望“矫枉必须过正”，以至忘却了不应忘却的痛苦教训。

让我回头去再说一说我的这首小诗。拿上思想——艺术一体化的尺子量一量，和我下面马上就要介绍的燕郊的长诗《混沌初开》比较，相差诚然悬殊，虽则其指归的都是“混沌”。我的小诗层次浅，只来得及表达一种要求解脱的心愿，并没有根绝当今弥漫于知识圈的浮躁心理，多少有一点强作达人语的味道，彭燕郊显然有过更多的辗转反侧，更多的长夜不眠，因此他比我还要清醒，说白了，就是他把一切都看透了。此外，在结构方面也作了全神贯注的经营。否则，从

内容到形式，都不可能达到如此汪洋恣肆又宁静澄澈的境界。

3.

今年二月初，燕郊终于把《混沌初开》寄了来，是他亲手装帧的，素朴典雅，像一本书。他嘱我写上几句读后感，准备出版时作为序言。

而我不读则已，一读真有所感。

人们早已习惯于把分行排列的文字理解为诗。为了以示区别，凡是大段大段贯下来的，一概称作散文诗。作为主体诗与散文诗，固然并无高下优劣之分。但对燕郊的《混沌初开》，我却有一个固执的看法：它是一部真正的长诗，二万四千字的长诗，气势磅礴，光彩照人的长诗，记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、中国文学家心路历程的长诗。

你已来到无涯际的空旷，界限已被超越，界限不再存在，悠长的叹息消失在悠长忍受的终了。

这一章的第一行，像章鱼巨大的吸盘，一下子就把我牢牢地“抓”住了。

这是完全非人间的X光，仿佛洞穿了燕郊的灵魂，赤裸裸的，透明的，纤毫毕露的。我之所以能“看”到这灵魂，其前提条件，自然是我也得剥光自己全部的茧壳，露出灵魂与之对应。

我的灵魂紧紧跟定他的灵魂走。

愈往前愈轻捷，但也愈有更强烈的痛感。这个痛感，包藏着不可分割的两重蕴涵，一重是痛苦，一重是痛快。

这痛苦是一个短暂而又漫长的过程。就我而言，狭义地讲，就是读解过程；广义地讲，一如作者以全生命为代价体验到的，就是我——燕郊的同时代人——也曾以全生命为代价体验到的，一切。

这是燕郊的灵魂的独白。

又岂仅是燕郊的灵魂的独白？

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尤其是从事人文科学，从事文学艺术劳动的知识分子，大抵都是自这样一个“激冷”引起全身心的颤栗的：

你，属于人类，你却不了解“人”，却不了解自己。

反思逐步深入。这是一次探险，一次犯禁，一次闻所未闻的自己动手解剖自己的高难度手术。“在平静与汹涌之间，遗忘与记忆交替出现”，就像那些及时和不及时递上来的血管钳、止血棉球、微型窥测镜、针和羊肠丝一般。大汗淋漓的冷峻！手术的对象是个怪物：没有脑颅，只有胸腔，没有脑子，只有心的诗人。

我想，世上的怪物绝不止这一个或者这若干个，那从未写过一行诗，却天生就一颗诗心的人都和他们属于同类。

他们（包括那些虽然不被别人称作诗人，却拥有一颗十

足赤金般的诗心的人们) 屡屡遭受外部世界的无端摧残。也许是出诸本能罢, 燕郊带头哭喊: 双手抱头, 仰望苍天, 而就在这一刹那, 燕郊蓦然发觉诗人原来还是有一样东西安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的! 他感到了一丝欣慰: “你也有一个并不璀璨的额头, 可能有的那一点光辉都收敛在沉思里了, 可能有的那么一点点的光辉正在凝聚。”

此所谓痛定思痛。

立即恍然大悟。“你之所失就是你之所得, 你将在失去中获得。”

看罢, 周遭是一片大光明。“混沌发光, 同时吸收光, 反射光。”在这大光明中, 不再有苦恼了。因为“苦恼只会在阴暗里滋生, 一场火灾之后的阴暗。”

火灾? 对, 火灾, 我们遇到过多少场火灾! 火灾时, 火也发光, 但终非光明。火灾熄灭后, 留下的余烬散发着难闻的糊焦味儿; 即便是太阳正射, 那余烬, 那糊焦味儿, 也只能给你一个百分之百的阴暗的印象, 更不用说星月俱无的黑夜了。

“混沌不是不毛之地。”还是混沌好, 风光旖旎, 无分昼夜。

有血有肉的诗人进入了混沌, 一时半刻尚难以气化, 然而, 开始“现出透明的剖面”了。

此刻, 他的自我感觉良好。“不会畏怯, 不会果断, 只是自然, 只是自如”, 好一个“只是自然, 只是自如”! 诗人僵硬的肌肉, 紧张的神经都松弛下来了, 诗人会笑了, 笑, 并

非由于得到了某种“满足”，只不过是忘记了“那些箴言和符咒”。诗人的生命中，既没有了不能承受之重，也没有了不能承受之轻。

怎么能不心情舒畅，四肢舒展，浑身舒坦呢？混沌乃是坦途，看不见路，但处处有路，“没有围墙、豁口、关卡、暗礁，没有灯塔的暗淡的警告，没有航标。混沌无所不在，拦截什么？堵塞什么？不用再为这些分心了”，于是，“你也终于抛弃后脑勺上再长出一只眼睛的空想，总是需要提防突然袭击是叫人厌烦的。”

诸如此类，其实，如今“都不过是些古老的幻象。”这大概也算是一种“心有余悸”罢。

到了这一层次，诗人有可能获得第二种生命了。请注意，我说的不是第二次生命，是第二种生命。

多少春天又多少秋天，诗人，以及所有虽未写过一行诗，却永葆诗心的人们，都在参加超越自我的马拉松长跑比赛，可惜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抱有误解，以为自我的消失便是自我的超越。

何况，即便超越，还是远远不够的。

“你需要的是最高层次的激动”。因为，仅仅“识破愚昧的欢乐”还不足以令人欢乐，能“分别悲哀和欢乐的冷静”也未必可以被称作“清醒”。

你已经是混沌的过来人了。你告诉我，混沌是一个既“没有火药味也没有香水味”的浩茫广宇。它不再有地球的逼仄、齷齪和摇摇欲坠；粘附于其表面多少年，耗尽了活力的

诗人，终于扔掉了囚禁自由双脚的“鞋子”，同时也扔掉了徒然方便某些人赐给你某种称谓，除此而外便别无他用的“帽子”。“鞋子”和“帽子”当然不是全部，还有用于包裹自身的一层又一层的人造皮壳呢，统统扔掉，扔掉。

扔掉了这些，你就还原为婴儿了，赤条条来去无挂牵。

外部不同，感觉自然不同。你异常兴奋地宣告：“痛觉被无痛觉所代替，厌觉隐退，出现了超厌觉。没有热觉、冷觉只有恒温觉、体位觉，而代谢觉则是全新的。”至于“肌觉、平衡觉”，“更完善了”。这许多种感觉叠加的结果是，产生了一系列“元气淋漓和动人的过程”。

你餐风饮露，翻滚旋转，“在回归中完成本真”，在回归中完成“圣歌的谱写”——“我”遇上了“第二我”。

到了这会儿，似应合一了，但仍有待分晓。

你用“我”来想象“第二我”——这该死的地球引力！——你熟识他，可他并不认得你，当“我”同“第二我”打交道时，你习惯于看脸色，无奈，这回行不通了，“第二我”根本没有脸，没有表情，一切人世间耳濡目染，言传身教得到的“人际交流方式”都失灵了。

原来，“第二我”和“我”的最大差异在于：一个不含水，一个“水份太多”；唯其不含水，他才既“砍不出血”，又没有任何多余的分泌物，例如“眼泪鼻涕”等等。它全然不像“我”，偏爱甚至擅长“多愁善感”，偏爱甚至擅长“抒情”。

可是，“第二我”，还只是脱离了“我”的躯壳的一缕游魂，是通向“新我”的桥梁或渡船。

“我”——此岸，“新我”——彼岸，“第二我”，或许不妨命名为混沌中的一只太空梭罢。

现在，有条件观察周遭的种种了。

到底什么是混沌？竟如此滔滔不绝，茫茫无边！如此熙熙攘攘而又各得其所！“没有冲刷也没有焚烧，不是粉末也不是灰烬。”

“新我”即“非我”。

“非我”是可以描摹的：“多么可爱的单纯，这个非我，从来不想它会拥有什么无上的权威。在它的单纯里有难以达到的丰满，好像是生命无意识的化身，在它的动作——闪现里有那么多的优美的大的跨度，壮丽的偏离规范的心理历程的起伏跌宕，用许多顿悟衔接起来的迷乱。多向度的单纯，多向的丰满。”

你，还有我，以及全体有心人必须牢记：非我不是神，不可以用巫术（包括现代巫术）冒犯它，亵读它。

在你，可说是久经锻炼了。不过，在这光代替了空气的所在，你还得努力适应再适应。

因为，说到底，这才是“混沌初开。”

你，我，以及全体有心人必须认知，“全光中，时空有了全新的性质，时间已无可逃遁，空间已无从确定。”那一度使你“疲惫”“心身残损”的往日，是遥远而又遥远了。

“粼粼的光波也可以比微风更妩媚。”诗人说得多么美好！全然是天外的梵音！

“发光，这是和凡间世上穿衣吃饭一样平常的事，在爆炸

性的闪闪中，水晶球是谁也不干扰谁的，像凡间世上那样用嫉妒来代替竞争的事，这里是没有的。”诗人说得多么动听！这岂不是一纸天国的略图么！

“全光”出现后，混沌随之进入了自己的高级阶段，你瞧！“所有的光柱都像舞蹈者酣舞中突然转过身来的那一瞬似地，有着自信的、神秘的笑容！在全光中不陶醉是不可能的。”

待到这等地步，你就会发觉，好像有一朵光紧紧地跟住了你。其实，这朵光就是你自己，“你成了全光的一部份。”你一点不剩地消融于全光中，“全光的创造者中有微小的你在内，全光中有你微小的位置”。你的新质在听不见夯击声的重锤之下灰飞烟灭了，你纯净了。不纯净是休想发光的。

我们向往的是“需要的自由，自由的需要，既与未来无关也与现在无关。”

超越“我”，超越“第二我”，蜕变为“非我”。咬破了茧子的飞蛾绝不是原先那一只。

诗人，愿你与全光同在。

4.

而我们的灵魂仍旧在流浪，

流浪，意味着无家可归。

与其说是灵魂的独白，不如说是灵魂的幽注。

5.

燕郊年逾古稀，我也花甲早度，但地道还是一对痴汉，无

可救药，他痴人说梦，我又何妨痴人圆梦？

就诗论诗，我敢断言，《混沌初开》是彭燕郊自己的一座里程碑。

在新诗运动的长河中，《混沌初开》又会摆在什么位置上？总不至于成为第二个《饥饿的郭素娥》罢？！

最好别相信历史课本。历史课本有时会骗人的。

相信历史，相信“全光”一般无远弗届的历史。

1991年4月15—20日·合肥

目 录

- 1 公 刘：序
- 1 混沌初开
- 37 朱 健：大诗载大道
- 43 罗寄一：思维的茂盛与自我飞升
- 49 郭洋生：混沌与超越
- 69 骆晓戈：寻找再生之地
- 83 张少雄：航向全光
- 102 杨远宏：批评的逃避
- 112 荒 林：敞开的全光
- 118 龚旭东：充满生命之光的精神史诗
- 153 后 记

混沌初开

1.

你已来到无涯际的空旷，界限已被超越，界限不再存在，悠长的叹息消失在悠长忍受的终了。

无穷无尽，无涯际的空旷，从曾经那么厚重的界限的消溶里袒露出来。无涯无际，不能说有多大的空旷，只是一股劲地，无遮无拦地空旷。不能说大，因为没有小就没有大，只有发狂了的无穷无尽。

闪烁不定。透过不稳定的缝隙看到的空旷世界，不能提供任何见证，任何平衡，任何安慰。在无涯际的空旷里你得到的，首先是茫然。

在每秒钟亿万次的逆向运行之后，光速的运算结果是零。于是你反复琢磨正和负的互补。漫长思考的可能结论是绝对。无可改变的此时是：你已置身在混沌中，混沌主宰一切。混沌不是幻觉，混沌比幻觉更美。

你飘荡在零和绝对的无形深渊，飘荡是你得到的报偿，在无穷无尽与无穷无尽的浮游里，你感到你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。多半是你给自己发出信号，预见近在眼前，期待已成为过去。你还需要到记忆里去躲避，让向往庇护你吗？费解的

兆头能不能为你召回失落的梦、那把握不定的可能性？岩石般厚重的虚妄成为你置身其中的无涯无际，你不相信你已经振作起来了吗？

混沌。由于没有任何对比色而只有一个颜色，混沌之色。混沌之色于是五彩斑斓。无休止翻滚的气流不是白色的，白色不是无色，无色最为耀眼夺目，无色超越美观，超越喜怒哀乐而气壮四极。

无休止的翻滚，时差的匆忙装卸，启运和到达绞结在一起。你将得到欢乐。欢乐必须是完整的，完整的无形，像你在梦中曾经有过的。你将得到。

无形之旗悠然飘扬，无形之帆悠然远去。无涯无际中没有山野，树木，屋顶和道路的世界。动身的时候你留下了什么？你带来了什么？你的头上从来没有过光晕。你什么也没有带，你不再感到沉重。你只是光身一个，你早已把口袋里的最后一个子儿甩掉了，一个子儿的婆婆妈妈的饶舌，够人受的！你感到轻快，终于摆脱了一个子儿纠缠不清的骚扰。

以无色为色的寂静，无色镶嵌于一切凹凸，无色充填于深邃。听不到呼吸，听不到喘息，听不到绝叫。所有的责备，所有的寒颤，所有的惶惑，都经过无色的过滤而于无声中稀释。够了，所有的争吵，所有的无可奈何地，耸一耸肩，所有的摊开两手，自我解嘲地吹一声口哨，所有的搔搔头皮和干瞪眼……频率逐级升高的诘难和反诘难，辩驳与反辩驳之后，论战的热潮低落、冷却了，听得见的只有太阳穴的轰鸣。你，属于人类，你却不了解“人”，却不了解你自己。